

思 想 译 丛

福 柯 的 面 孔



2

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 /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The Faces of
Foucault

THOUGHT
Translation Series

思想
译丛

福柯的面孔
The Faces of Foucault

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柯的面孔/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9

ISBN 7-5039-2079-3

I. 福… II. ①汪… ②陈… ③马… III. 福柯 -
思想评论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0264 号

福柯的面孔

编 者 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

责任编辑 沈悦苓

封面设计 KING/QUEEN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25

字 数 38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079-3/B·4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思想译丛

主编：汪民安 陈永国

编委：陈永国 费 勇 马海良

苗 洪 汪民安

编者前言

如果不是将疯癫理解为神志错乱的自然疾病，而是将它理解为启示般的诗篇的话，我们可以在福柯华丽的开篇中预见到他这一伟大事业的基本倾向：对规范的逾越，对理性的抗争，对超验性的拒斥，对诗意的渴望，对极端体验的迷恋。而疯癫则令人惊异地埋伏着所有这些倾向的最初种子，他日后二十多年的事业正是从疯癫这里发芽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疯癫主题并非福柯的有意选择，这个大学体制长期遗漏的主题对于福柯来说近乎天命般的召唤。疯癫不仅在现实中沉睡，在哲学中也同样沉睡。福柯正是要借助疯癫揭示出西方文明的一个特有的理性—疯癫维度。乔治·巴塔耶说：“疯癫是理性的反题……疯癫本身提出了自由‘主体’的某个观点，那个观点不服从于‘真实的’秩序，而只是着眼于当下。”疯癫想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没，就需要藐视理性的权威，因为理性意图长久地对疯癫维持着自己的父亲形象，它要降服疯癫，它要用暴力和惩罚驾御疯癫。而福柯正是要重现疯癫的抗议激情，要让沉默的疯癫恢复它的呼喊。福柯在疯癫风雨飘摇的历史中，暴露了理性漫长而隐秘的道德禁锢，像尼采一样，他让疯癫的尖叫，闪电般地划破理性的夜空。疯癫的尖叫，也是一切孤独者的尖叫，是潜伏在日神之下的酒神的尖叫。理性和道德，这是福柯与之搏斗终生的陈腐教义，开始，福柯向它们发出了大海般的咆哮，然后，激烈的咆哮缓缓地平静下来，最后的福柯变得安详了；安详并非激情的消减，而是吞噬危机的镇定。福柯无意做历史的巨人，他只想成为一名保罗·维尼所说的

今天的战士，巨人是山呼海啸式的，战士则是缄默无闻的，巨人是立法者，战士则蔑视一切的律法，巨人是权威，战士则是摸索前行的英雄。

这种摸索前行是一种逾越，对理性的逾越，为此，福柯对多种多样的理性形式、与理性相关的种种观念作了历史的清算，考古学和谱系学正是他独特的历史清算方式，这个尼采的当代信徒将历史的成见一一瓦解，他深入到历史的每个角落，历史不再是统治者、英雄、帝王、国家机器、战争周旋于其中的盛大舞台，相反，历史表现为支离破碎的纷乱细节，福柯勾勒了诗人、疯癫、小偷、流浪汉、倒错、反常、罪行、逾规者的曲折而隐秘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总是蕴涵着无穷无尽的争斗，历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时间线索，它还表现为一种权力四处出没的空间，权力正是围绕着疯癫、罪行、倒错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禁闭和生产形式，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和真理形式。医院、精神病院、监狱、工厂、兵营、家庭在福柯的历史考古中纷纷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它们不是保护性的，而是控制性的，不是人道的，而是暴力的，不是平息骚扰，而是激发骚扰，不是平静的治理，而是权力的游戏。在所有这些机构中，都遍布着规训的权力。福柯对于历史中的常识、成见进行了无休止的反复敲打，谱系学不是一种故意的历史颠倒，而是将权力和利益的纷争视作是历史的基本动机。这样，历史中不再存在着某种不容置疑的真理和本质，历史不过是一场相对主义嬉戏。对于历史的书写，各种各样的知识形式并非纯洁中性的，而是时时刻刻受到权力的污染。福柯就这样将哲学主题引入到历史中，他既改变了一般哲学的面貌，也改变了一般史学的面貌，哲学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探讨，它发生在活生生的历史中，而不是发生在枯燥的概念演绎中，这是一种全新的哲学，是摆脱了哲学史的哲学，摆脱了哲学家恐怖的哲学。同样，这也不是抱有还原信念的史学，历史不再是顺势而下的江

河，不再是一堆史实活蹦乱跳的欢快串联。在福柯看来，理性和理性的他者的冲突就是历史的旋律，既然不再存在着标准的真理，为什么历史要动用全部的力量来压制那些叛逆和越轨呢？

为此，福柯的写作充满着激烈的申诉，他既是高亢的，也是绚丽的，既是热烈的，也是偏执的；但是他那烂漫的申诉散文并没有因为激情而失去分析的力量，福柯的哲学天衣无缝地将抒情和分析融合起来，他既是澎湃的诗人，也是严谨的智士。福柯的分析，他对对象的层层盘剥、出其不意的叩问、阴郁有力的描述，永远都是对常识的动摇，这几乎没有丝毫的陈词滥调，相反，他总是以一种奇特的目光把人们引向理性的断裂边界，福柯的分析表现出一种神秘的穿透力，它不可思议地将对象置于死地，这是真正的艺术，是一种令人着迷的才华。这确实是最伟大的现代哲学，它不仅构成一种美学，而且还产生巨大的震撼。福柯所特有的抒情性，总是贯穿于他那独到的分析中，它是分析的强化，它将分析缓缓地推到了力量的巅峰，分析因为夹带着抒情，它就不是逻辑式的数学推论，但是，抒情决不是放纵，而是恰到好处的节奏控制。这样的哲学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枯燥，没有流露出净寂主义的冷漠；相反，它既是生动的，又是有力的，既是愤慨的，又是抗争的，既是忧郁的，也是欢乐的，这是哲学，同样地，它也是诗篇。

这是一种令人激动的哲学，贯穿于这种哲学始终的是权力问题和主体问题。福柯堪称是最重要的权力理论家，起初，他将权力视作是否定、压制、禁闭性的，权力是一种让人窒息、让人收缩、让人丧尽自由的东西。在疯癫的历史中，权力就扮演了这样一种暴君角色，这样一种权力论在本质上同国家模式、集权模式、统治模式的权力观没有太大的差别，差别只是在于，福柯的权力更具有弥散性、更小型化、更隐蔽，它的实施对象更边缘化，权力和它捕捉的对象处于一般历史之外，这是一种无处不在

的禁闭权力。后来，福柯采用了尼采的权力观，他不再将权力视作否定性的，而是将权力确定为积极、主动、生产性的，权力锻造和铸就了它的对象。福柯也不再将权力视作是某个组织、集体或者个人的所有物，权力没有中心点，没有主体，没有机构，它不是单向性的，它永远存在于关系之中，它是这些关系的依靠、较量、连接、分裂、争斗，权力来自四面八方，它无处不在，正是权力的结合或者纷争才构成了巨大、复杂而纷繁的形式本身，社会机制正是权力的战略形式，而身体和性，这些自然而然的东西，在福柯看来，都是权力的效应。

在这种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中，主体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呢？如果权力是否定性的，主体当然就是被排斥的，这样一种权力将主体划分为几种类型：理性的和疯癫的，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罪犯和守法者，等等。不过，福柯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权力对主体的划分，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不是借助压制性的权力来宣布主体死亡的，他将人的死亡同语言存在的兴起联系起来，同人文科学、知识的彼消此长联系起来，语言的地平线湮没了人的痕迹。人，福柯耸人听闻地宣称，不过是历史的某个特定时期的知识发明。既然它的出现是偶然的，那么，它的消失就是必然的。在此，主体是一种知识俘获的对象，是一种科学的对象。但是，福柯不久即不再在知识、语言、话语，也即是说，不再在考古学的限度内谈论人和主体，他从谱系学的角度谈论主体，从权力的生产性的角度谈论主体，福柯关注的问题是，权力是以怎样的方式造就了形形色色的主体形式的。这时，这个主体完全受制于权力的锻造，屈从于匿名的权力，它无时无刻不在被监禁和造就，它只能是“驯顺的身体”，最终，主体不过是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的效应。

但是，倘若真的陷入这种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的部署中，真的对权力无所适从，真的被锁进铁板一块毫不松动的统治性中，

我们能够产生一种风格化的自我吗？这使福柯陷入了一场危机，福柯回到了希腊—罗马古风，这种回归不是对现时的逃避，同样也不是要求现时搬回那些历史尘埃中的伦理大任，相反，历史总是现时的某种启示、某种谱系：福柯对过去的回归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它的远离，古人的自我风格化在当前的语境中如何产生一种迥异的存在艺术式样？福柯的自我风格化主题既贯彻于他最后的思索中，也贯彻于他的实践中。自我风格化，或者说，存在美学，所要奉行的惟一原则，就是解除超验性原则，也就是解除真理的符咒。这或许是福柯终生的主题，它不过在福柯的最后岁月越来越清晰而强烈地浮现出来。福柯此时想到的不是希腊—罗马的贵族，而是波德莱尔式的花花公子，这些花花公子正是要全力以赴地将生活变成艺术，这是一种存在伦理学，生活不再以超验性真理为目标，它是一种可能性的探究，是一种不倦的修行，无止境的摸索，自我的反复批判，这不是面对着某个顶点一步步拾级而上，这是一种非求真性的跳跃，是自我控制的技艺，是非理性的美学，最终，这是尼采式的舞蹈。

本书是一本福柯评论集。严格说来，这是一部没有首尾的书，它是在浩如烟海的关于福柯的文章中打捞出来的寥寥几章，也许有人知道对福柯进行评论的最先一页，但无人知道最后一页将终止于何处。可以肯定的是，福柯的评论将会伴随着漫漫历史无休止地延伸下去。因此，本书将是这本无尽的书的一个片段，一个微末的细节，一个被铭写的痕迹。它和各种各样的福柯评论集一样，又可以被重新打散，重新组合，重新在一个新的关于福柯的书中发现自己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类似于一次洗牌的结果，它是由偶然性主导的，编选者无论如何夸口他们的努力、夸口他们制定的标准、夸口他们非凡的挑选眼光，他们仍旧不能主宰本书的命运，不能保证本书有强大的聚集力量，不能

阻止本书汇入评论福柯的文本海洋之中。书中的各篇文章之所以能够聚集起来，印刷成一个平行六面体的书籍形式，然后标明价格在书店的各个柜台上出售，仅仅因为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焦点人物，而不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作者、相似的观点、密切的呼应、逻辑上的联系。这些文章没有联系，它们只是被编选者强行地捆绑在一起。这样一种书籍形式是强制性的，因而，它也是任意性的。不过，尽管如此，这本书之所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仍旧有一个充足的理由，那就是，这里的作者、译者和编者对福柯持有高度的敬意，对于几位编选者而言，这种敬意是在迷恋中产生的。

目 录

编者前言	(1)
米歇尔·福柯, 1926 - 1984	爱德华·赛义德 (1)
我想像中的米歇尔·福柯	莫里斯·布朗肖 (13)
米歇尔·福柯的笑	米歇尔·德·塞多 (35)
福柯: 当代与历史	马克·波斯特 (43)
偏袒	罗兰·巴特 (61)
米歇尔·福柯的不成熟的科学	伊安·哈金 (70)
论福柯的话语概念	曼弗雷德·弗兰克 (83)
福柯的考古学	伊安·哈金 (105)
福柯论现代权力	南希·弗雷泽 (122)
人文主义的终结: 米歇尔·福柯与规训的权力	
	保尔·A. 鲍威 (145)
福柯论权力和主体性	彼得·杜斯 (166)
什么是“dispositif”?	吉尔·德勒兹 (197)

- 福柯、谱系学、伦理学…………… 阿诺德·戴维森 (206)
- 福柯的审美决定论…………… 理查德·沃林 (220)
- 问题、精神特质、事件：福柯论康德和启蒙
 …………… 柯林·戈登 (244)
- 福柯晚期著作中主体的回归…………… 彼得·杜斯 (261)
- 何为成熟：哈贝马斯与福柯论“什么是启蒙？”
 …………… 赫伯特·德雷福斯 保罗·拉宾诺 (274)
- 福柯：现代还是后现代？…………… 戴维·柯真斯·霍伊 (289)
- 论福柯著作中的性、伦理和政治主题…………… 巴里·司马特 (318)
- 福柯之后的伦理学…………… 约翰·拉奇曼 (346)
- 福柯的伦理学和政治：适用于女权主义的策略？
 …………… 莫雅·劳埃德 (371)
- 米歇尔·福柯的政治观点…………… 迈克尔·瓦尔泽 (398)
- 谱系学与身体：福柯/德勒兹/尼采…………… 斯科特·拉什 (418)
- 福柯与马克思：唯名论问题…………… 艾蒂安·巴立巴尔 (442)
- 市民的靈魂：马克斯·韦伯与福柯论合理性与政府……………
 …………… 柯林·戈登 (463)
- 福柯、德里达论尼采和“人”的终结……………
 …………… 艾伦·D. 施里福特 (491)
- 忘掉福柯…………… 让·鲍德里亚 (512)

米歇尔·福柯，1926 - 1984^①

爱德华·赛义德 著

吴 琼 译

据《世界报》（1984年6月27日）发表的医学报告称：米歇尔·福柯于6月25日13时15分在巴黎的萨勒贝蒂尔医院去世，死因是恶性败血症导致的神经病综合症。与公告同时发表的还有一系列特别的悼念文章，并在同一页冠以两栏的标题：“哲学家米歇尔·福柯逝世”。其中头版的文章是福柯生前在法兰西学院的著名同事皮埃尔·布尔迪约撰写的。简直难以想像，在法国还有哪一位当代哲学家的死引起过像福柯这样集中和令人倾慕的注意，他的哲学和历史著作尽管晦涩并充满不妥协态度，却还是获得了总理颁发的纪念奖。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福柯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正如人们所说，他的思想的力量和影响是令人惊讶的，同时也将是永恒的。

我认为，福柯堪称是当代最伟大的尼采信徒，同时也可能是20世纪西方知识界最引人注目的反对派的核心人物。福柯与让-保尔·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乔治·冈奎汉姆、让-皮尔·韦曼特、吕西安·戈德曼、路易·阿尔都塞、雅克·德里达、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吉尔·德勒兹等人一起，揭开了巴黎美学和政治思潮中一连串奇妙的革命性篇章，在近30年

的时间里，出现了一系列辉煌的巨著，这种成绩是后代的我们再也不可能看到的。他们的存在可谓是现代思想的一次真正剧变，学科与实际语言之间的障碍被打破了，这样，由这些障碍分离的各领域从表面到它们最复杂的上层结构全都重新被改造了。具有令人惊讶的丰富性的理论和意象以及巨大的形式体系——且不说那些初看起来粗野但立即就变得时髦的术语——从这些明星的著作中流淌而出，他们的血统是学者与暴动者的矛盾混合。所有的人似乎都深深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个别的还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绝大多数人都是修辞学辩士，沉迷于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观看现实的方式，尽管实际上并不是建构现实的方式；多数人都受到大学课程和几乎传奇的教师们的影响——其中加斯通·巴什拉、乔治·杜梅泽尔、爱弥尔·本维尼斯特、让-伊波利特、亚历山大·科热夫这些名字（后两位有关黑格尔的著名讲座和研究班似乎造就了整整一代人）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同时他们还受到了超现实主义诗人和小说家如安德列·布勒东和雷蒙·罗塞尔，以及特立独行的作家兼哲学家乔治·巴塔耶和莫里斯·布朗肖的影响。不过，所有这些巴黎知识分子都深深地扎根于法国生活的政治现状，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共产主义的反应、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1968年5月风暴。在法国之外，最有影响的是德国和德国思想，英国和美国作家的著作则影响极小。

甚至在这一空前的独特集团中，福柯也是最突出的。在有些人看来，他的学问是最为渊博的：其研究对象最为具体也最有历史意味，同时在理论研究方面他也是最为激进的。在另一些人看来，他似乎最有可能是为了自己而从事研究，（用布尔迪厄描述他的话说：“以知识为乐。”）因而他是最少巴黎味的，也是最不流行、最不时髦或最少受到中伤的。更为有趣的是，他的研究覆盖了社会和知识史的巨大领域，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著作他都阅

读，并且都同等的认真，他似乎对日常事务或没有创新的东西很少说长论短，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冒险诙谐地从事一般的研究。他既不单一地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只是一个哲学家或文学批评家，他是所有这些东西的结合体，并且永远都是。和特奥多·阿多诺一样，福柯的态度是严谨的、毫不妥协的和苦行的，尽管与阿多诺不同的是，他的晦涩与他那绚丽的文体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与他的整个研究所涉及的关于文化、社会和权力的那些吸引人并常常晦涩的大量理论和想像性的论点有关。

总之，福柯是一个多产作家，他所借助的文类——但在他的作品中又超越了这一切——有虚构文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科学以及哲学。因此，他有意地赋予了他的著作一种不受约束的特征，这也是尼采和后现代著作的特征：从激进主义的方面说，它是讽刺的、怀疑论的、放肆的；从颠覆正统、偶像和神话的方面说，它又是滑稽的和超道德的。不过，在福柯最不具个人特色的散文中，人们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而成为采访的主角并不是偶然的。因而，批评与创造之间古老的可接受的划分不适用于福柯的作品和言论，正如它也不适用于尼采的作品、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巴特的一般著作、吉伦·古尔德的钢琴和即兴表演、阿多诺的理论或传记断片，以及约翰·比尔格、皮尔·博利兹、卢齐诺·威斯康狄或让-路克·戈达尔的作品一样。这并不是说——例如——福柯的历史就缺乏历史的有效性或准确性，而是说——和刚刚提到的那些人的作品一样——这些历史作品作为人工产品的形式和内容需要首先引起注意，要把它们看作是当代具有自我意识并混合着各种文类的表演，其中充满了学识、引文和创新。

尽管福柯的学术生涯至少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但有许多主题在他的作品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我们最好把这些主题看作是观念群的聚集，而不是静止的对象。在福柯研究和写作的东

西中，存在着一连串贯穿始终的矛盾，而这正是他的著名的考古学和尼采式的谱系学的核心所在。自一开始，福柯似乎就把欧洲的社会生活理解为是边缘人、罪犯、另类与可接受者、正常人、一般的社会人或同类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发源于各种各样的态度（并且分娩和生物物种的隐喻对于福柯的事物概念也是重要的），这些态度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构成知识的学科建制和监禁体系。由此，我们产生出了临床医学、监狱、收容院、医学实践机构、刑事科学和规范法学。这些东西转而又生产出对自身的抵抗，并进而导致了在同一建制内的各种变化，直到——并且，这是福柯晚年阐述的一个惊人的见解——监狱和医院后来分别又成为行为不端者和病人的工厂。其后，福柯又证明说，权力就寄生在那一系列的两个方面，即建制和科学的内部，并注定会迅猛地在集体和个人中作为一种有吸引力但常常根源于暴乱者的压力的形式，走向监禁和知识的生产——对疯癫者、空想者、违法者、预言家、诗人、流浪汉和傻瓜的监禁和生产。

福柯著作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的另一个主要的观念群就是知识本身。他研究了知识的起源、它的形成、它的组织、它的变化方式和稳定性，以及对它的庞大的物质存在、它的网状的复杂性、它的认识论地位以及它的最细小的细节的常规认识。他有意识地把他的考古学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区分开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想利用历史来反对历史，以“切断它同记忆、同它的形而上的和人类学的模式的联系，建立一种反记忆——一种使历史成为总体上不同的时间形式的变形”（《尼采、谱系学与历史》）。

因此，福柯在他自己与知识之间确立了一种逐渐展开的、复杂的和矛盾的态度，在此我只想对他生平的三个阶段的著作作一扫描式的审视。他在第一阶段的主要著作中——《疯癫与文明》（法文版为《疯癫史》，1961年出版；英译本1965年出版）和《事物的秩序》（法文版为《词与物》，1966年出版；英译本1970

年出版) (这些译本与法文原著之间有着十分近似的关系, 不论是标题还是文本, 这一点可以说是福柯著作的英译本显得稀奇古怪的一个说明) ——是热情的、冷漠的和博学的研究者, 他发掘文件, 搜寻档案, 对经典文本进行重读和解神秘化。后来, 在第二阶段的《知识考古学》(法文本 1969 年版, 英译本 1972 年版) 和《论语言》(法文本《话语的秩序》1970 年版, 英译本 1972 年版) 中, 他不是直接切入知识的问题, 而是编织出一个完整的系统机制, 以便能够说明知识处理其素材的方式。也就是说, 在这一期间, 知识被拆开并被重新组合进入了福柯的术语: 这一时期, 档案、话语、陈述、陈述的功能这些术语充斥在他的字里行间, 这一方式并不完全能作为这个沉迷于准确分类的法国人的标志, 也不是他控制、生产其对知识作为一种显见的心灵牢笼的明显敌意的标志。不过, 矛盾的是, 福柯著作中的偏爱整个地说还是理性的、冷静的和平和的。但随着《规训与惩罚》(法文本 1975 年, 英译本 1977 年) ——它直接产生于福柯为了囚犯而从事的工作——和《性史》(法文本 1976 年, 英译本 1978 年) ——它的基础在福柯自己的性别认同历程中是显而易见的——的出版, 知识显然已经被转换成了一个对手。对于权力, 他持有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却又依附于它, 并且始终如此, 但又时常被击败, 由此产生了对权力的抵抗。最后, 在福柯著作的核心, 存在着各种各样具体的观念, 它们常常传达着他者的情感。在福柯看来, 他者本身既是一种力量, 又是一种情感, 他的著作反映和结构的正是他者表面上看起来无休无止的变形。正如我已经说过的, 福柯显然是要讨论与社会相冲突的叛逆行为和叛逆者。然而, 更为有趣的是, 他对一切越轨的行为都感兴趣, 所有这些东西是观念、描述、模仿或先例所难以企及的。这种兴趣反映出了他的反柏拉图主义和他不愿意同批评家们争论 (乔治·斯泰因记得, 他只是偶然才对坚持称他是结构主义者的批评家进行过讽刺性的攻击)